

近日整理旧时资料,读到一则战争年代一次津贴风波的记载,颇耐人寻味。

1938 年,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南昌组成,按照规定,团里每月要给团员发一些生活津贴费。领导决定,凡从延安或八路军来的团员,每人每月津贴费一律一元;凡从上海等大城市里来的团员,每人一律十元。这个规定一下

津贴风波联想

季 音

受过不同锻炼,为什么要发给我们十元?”他们坚决要求每月只领一元钱津贴费。经过多次争论,这场小风波最后以一律发给一元,才得以平息。

这场意外的风波,今日在有些人看来,或许会感到不可思议,但它却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实。在那个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,在革命军队里,许多年轻人乐于过艰苦的生活。他们在对待钱的问题上,绝不以多索取为荣,在他们心目中,革命理想与革命情操重于泰山,它比钱重要千百倍。

当然,那已是逝去的历史。眼下时代不同了,我们不能要求人们再按照过去那样的方式来分配。如今我们实行的是工薪制,按劳分配,多劳多得,有杰出贡献者,要给予重奖。国家还允许一部分对社会有贡献者先富起来。通过合理收入而富起来,是正当的,也是光荣的。这是时代的需要,是历史的进步。

不过,如何正确对待钱这个古老课题,今日依然存在,甚至比过去更重要也更复杂了。古往今来,有多少名人学者谆谆教导,为人要正确对待钱财,一定要“取之有道”,不可贪婪。钱这个东西既是天使,也是魔鬼。说它是天使,因为它确实是一天不可少,有了它,就可以改善生活,造福人民,兴办各种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。一位古人说过:“治国之道,必先富民”。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了,这是大好事。说它是魔鬼,因为钱确实很能诱惑人。有些人“财迷心窍”,见钱眼红,为了钱什么丧心病狂的坏事都干得出来。近年来,一批又一批大小贪官受到法律的严惩。他们还是不是由于违法捞钱而葬送了自己?

说白了,钱毕竟是身外之物,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。钱“取之有道”,适度地享受生活,帮助他人,做些健康有益的事,都是可取的。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”,这就是悲剧了。

“津贴风波”那个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。但那个伟大年代留下的精神遗产,弥足珍贵,不可抛弃。

上大学时,课间也在读书。我性爱静,读书可免闲聊。全班四十个人,我的年龄最小,所以在女生中找妻子的打算。对女生如此,对男生更可知。

张兄是自己凑过来的。起先在我身边站一站,对我笑笑,然后问我读什么书、爱读什么书,再后说自己爱读什么书、读了什么书。张兄好历史,高中时就读上了史记和资治通鉴。张兄好佛学,能成段地背诵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张兄更好戏曲,不但爱听而且能唱。记得第一年寒假前夕,班里搞才艺表演,张兄如张飞也似杀上讲台,忽在临唱时变成了西施,最后竟背对大伙,面对黑板草草来了几句:“浣纱女,心好善,一饭之恩前世缘……”我的座位在最后一排最偏处,清晰看到他的半边嘴脸,以及呵到黑板上的白气反扑其面的光景。

我发现,张兄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。

此后交往证明此见不虚。张兄愿意与我下棋、同我散步、和我一起学习诗词。初以为他与我同好甚多,很快发现其实不然。他棋艺糟糕而且没有长进,他生性慵懒讨厌辛

苦奔波,他虽然喜爱诗词却难得一作,据他声称是因四声难辨、望而却笔,但我想还是他怕劳神费心,这才浅尝辄止。

四年同窗结束,大家分头谋生。半年过后,张兄不请自来,相谈甚欢,不

与君把酒数星宇

胡晓军

免留饭。张兄是宁波人,喜食鱼虾,面对菜单沉吟良久,点了一条清蒸鳊鱼。餐罢算账,整整八十五元,几乎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。张兄十分惶恐,连说破费、破费。十几年后他才对我说,当时是把五元一两错看成了五元一条。

可能,这就是张兄此后多次慷慨请客的原因。

比如而立那年,张兄邀我上了上海当时最高的金茂大厦,下午坐酒吧,晚上吃大餐。那顿大餐所费几何,我不知道;只记得我点的那杯金酒标价九十八元,还不包括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。我注意到张兄接过账单的手指,微微在抖。这次轮到我很惶恐了,不但连说破费、破费,后来还绞尽脑汁,填词一阙以谢——

望高楼、玉峰奇立,崔巍如接天宇。御风千尺须臾至,回首已登云渚。羁不住,三十载、都随薄雾轻烟去。凭栏低俯。叹旧梦重来、斯情已逝,剩耳侧低语。

因循事,流碧霏红已误。杯中残酒微苦。夕阳纵有千般好,总被片时辜负。君见否,月渐缺、江深水冷凭谁顾。良辰几许。算昨夜欢颜、今朝愁泪,明日待何处。(调寄《摸鱼儿》)

这当然是少年心事欲上楼、为赋新词强说愁,我只希望用填词的难度,来提升谢意的难度。

比如本命那年,张兄邀我去南京路上刚开张的金钱豹国际美食百汇。脚下踏着崭新的地毯,眼中望着豪华的墙饰,嘴里嚼着各国的

感着自己的贫寒,一边担心着张兄的钱袋。买单之时,只见张兄从旧衬衣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信用卡。窗外一轮明月,照在他神色自若的脸上,像是这顿豪餐根本没有花钱似的。

红蟹凝膏,青蚝缀露,珍馐铺彻廊筵。玉碟银钟,布衣竟共喧阗。楼前明月应无恙,算几番、能照高眠。是归时,难舍浮华,暗拍雕栏。

秋随落叶冬随雪,盼随风忘却,今夕何年。白发无心,一茎已到眉前。笑颜愁绪青春梦,数多回、执手相看。且凭他、星也萧疏,灯也阑珊。(调寄《高阳台》)

我对“酒肉朋友”的意味,有了更多的认知。酒肉未必不挚友,但仅酒肉还不够。闲暇时间,我除了读书、读书,便与张兄闲聊、闲聊。我逐渐喜谈史、好论佛,并从流行歌曲的粉丝变成了戏

曲的拥趸。如今,我也会哼那段《文昭关》了:“浣纱女,心好善,一饭之恩前世缘……”哼得比张兄还要好,而且不用面壁。

再如不惑那年,上海出奇地热,虽然立秋已过多日,残暑依然灼人皮肉。张兄邀我去梅龙镇酒家。那时我已从差人一个,升为小吏一员,接待外宾来过一次,得知此店乃大影星吴媚女士于一九

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将领,从一个水夫做起,一直做到湘军的一个将领,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更不容易的是,鲍超这个人没有文化,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,其余的字一概不认识。那么,既处于草根阶层、又不识字的一个水夫,是怎样一步步走到将领的位置上的呢?史书中记载的一件事,应该能够说明问题:有一回,鲍超带的兵,被太平军围困在了九江地区,情况万分紧急,当务之急,是立即派人给身在祁门的曾国藩送信,让曾国藩派兵来相救。



于是,鲍超便让手下的幕僚立即给曾国藩写一封求救书,那个幕僚写了半天才写完,而且写了一大篇,鲍超只听他读了一



幽谷清韵 (中国画) 陈世中

三〇年所开。我点了一条从未吃过的富贵鱼。餐盘上桌,才知原来就是鳊鱼,但其价格与十几年前的那条相比,已不可同日而语。餐毕付款,当张兄再次抽出信用卡,我猛地发现,他穿的正是四年前的那件旧衬衣。

又登石巷雕楼,娟娘娇唤经心煮。簪瓢已旧,鳊鱼换了,温情如故。四缕飞尘,半程流水,幸能同度。任身游千里,思凌万仞,皆先向,樽前语。

翻惜初秋残暑,念炎炎,因何迟暮。蝉衣叶底,荷裳池岸,怎堪风雨。昨夜繁灯,明晨淡月,为谁来去。且稍停醉意,与君数得,此宵星宇。(调寄《水龙吟》)

东坡喟叹好春易逝,就说“春色三分”;我感慨青春已过,则用“尘飞四缕”。四缕飞尘,能与张兄半程共度;此时此刻,能与张兄把酒星宇,均为幸事。我再度认定,张兄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——对自己,他节俭到了吝啬的程度;对朋友,他慷慨到了挥霍的地步。对金钱,他精明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;对友谊,他友善到了全无所谓的地步。对人情,他宽厚到了包容所有的地步。

而我,也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。而且我能保证,这双重性格的每一重,都是真诚的。

鲍超的求救信

唐宝民

布,他自己拿起笔,在白麻布上写了一个大大的“鲍”字,又画了一个圈,把“鲍”字圈住了,然后让手下人立即将这块布送到了曾国藩大营,曾国藩一看,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说:“鲍超被包围了!赶紧发兵去解救!”于是立即派出人马前往救援,从而解除了鲍超的危险。

鲍超这个人虽然没有文化,但却很有智慧。而且,在表达方式上,他懂得简洁的道理,知道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,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时间。由此看来,他能从草根阶层奋斗成带兵打仗的将官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惠先生乘坐列车去南京,我发现他阅读的书是日文版李白诗选,不由感到好奇、佩服。有的企业家有功底,汉诗写得也很好。我的朋友、企业家田口茂利平先生寄给我一首为日本朋友儿子结婚写的贺诗:“青龙凌云望芙蓉,才媛得翼舞相洋。人生至爱日蓉间,君如父恩尽孝养。”新郎的名字有“龙”,中国新娘的名字中有“媛”,他巧妙写进去,我阅后惊叹不已。

许多日本汉诗爱好者还参加“汉诗之旅”,来中国领略古诗词的意境,有的还生情撰写汉诗。我曾接待过许多这样的团队和诗社。我的朋友西村日出丸先生当过医生,酷爱汉诗,他曾经百余次来中国,寻觅古代诗人的足迹,走遍了中国的江南北,写了一百多首汉诗,最近打算自费在中国出一本《中国旅游诗集》,表达对中国喜爱的情怀,同时也是对汉诗的执著追求。其中有一首是在上海松江参加中日吟诗的感怀:《方塔吟鸣》“邻邦骚客聚华亭,唱和高吟方塔鸣。醉白池头秋草茂,蛩声唧唧引余情。”



我是一个语文教师,对书房的渴求犹如大旱望云霓,我颇欣赏东坡先生的对竹子的裸爱,发出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的呐喊,我步其神韵而发出“宁可无沙发,不可无书房”的低吟,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,婚房十二平方,还算煌煌新居,要在逼仄的斗室里辟出一间书房,简直就像白日做梦,不可能。直到本世纪初,为了有一间书房,我咬紧牙关,用在长宁区只能购得两室两厅的钱款,购买普陀区宁夏路三室两厅的居屋。为了实现自己的中式书房梦,还陆陆续续收藏了一些中式的老红木书房家具,寄放在他处。

原本认为多出的一室(15平方米)非书房莫属,谁知节外生枝,在澳洲留学的女儿持不同意见,主张那间一定要装修成休闲、娱乐室,在父女各执一词时,妻子的砝码是关键,我力图说服她,谁知她竟是“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”,我了解她的心思,她担心我因读书而吃苦头,现日子好了,再弄间书房钻在里面,来个两耳不闻家中事,一心只读那无用的书,年纪都一大把,再弄些“虱子”在身上,何苦呢?我心想还是委曲求全吧,只要能

有书房,妻子的任何要求都可应诺,原本我要求妻子做到:“上得了厅堂,下得了厨房”,而且风流轮转,我来亲历亲为吧,现在,承诺不留小金库。在我的死缠滥打下,妻子终于站在我一边。2比1,远在澳洲悉尼的女儿鞭长莫及,也就松口了,不过,还提出附加条件,装潢、陈设要时尚……

这真是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独生女儿的时尚要求,与我师法传统的理念,似乎水火不容,时尚是潮流,你也不能一味的横加指责,而我追求传统,曲高和寡。如果依了女儿的要求,那我多年省吃俭用,含辛茹苦收藏的书房家具,则无处安生,让我纠结一辈子。不过妻子在我收藏的过程中,也渐渐地喜欢上这些传统书房家具。她答应助我一臂之力说服女儿。女儿返沪度假,我热情地提出我的设想,谁知遭到她阴阳怪气的回声:“老爸,你那么喜欢古典家具,那离开大上海,快到山中买间草堂,打造你的古书房,去过那陶渊明‘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’的隐士生活吧,房钱我埋单。”女儿在气头上,我怕弄僵,也不加置辩,就离开了。只剩下她们母女俩,妻子默不出声地搬出我收藏的画册,让她过目:靳羽西的中西合璧的陈设,张铁林翰墨幽香的书房,陈道明的座椅、字画、摆件、老式窗棂、隔断,书卷气浓浓的厅堂。还有已故的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的书房中式格局的写真,让女儿看得目瞪口呆。传统的家具陈设的书房,那古朴、典雅、耐看的精气神,是时尚陈设的书房所不可比拟的。这些无言的画册,就像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,给吃了几年洋面包的女儿上了一堂传统文化课。她事后深情地对我说:“老爸‘洋面包’敌不过‘小笼包’,书房由你来打造我放心。”

经过家庭风波得来“营造”许可证的我,当然是全身心地扑上去,书房梦想快要成真,但有缺憾,斋名未题,不符合传统书房的建构模式。后在好友席先生的鼎力帮助下,喜得海上著名书法家张森先生题写墨宝:丰乐斋。其古朴、遒劲的隶书斋名夺人眼球。至于书房的打造如何,还是可圈可点的。晚报《现代家居》版“我拍我最喜爱的一角”刊登了我们拍摄的

书房最精彩的一角。

现已在澳大利亚的女儿及外孙女也喜爱上中国传统文化,期盼有朝一日,把我打造的“丰乐斋”书房整体搬迁澳洲悉尼,圆我家第三代中国

传统书房梦。

梦回千里,他心系书房。

梦想照进现实

伦丰和

十日谈

我的书房

